

談藝錄序



談藝錄亡友徐昌穀所著吾三復其言未嘗不歎其才也嗟夫詩之爲道遠矣自三百篇以上數千載名能斯道者可指而數豈其體裁理之致有難會識其秉者衡云非知之難唯行之難善乎吾昌得云知之非難乎古之人文賦劉勰文心雕龍敘之嚴於浪臥卷均謂精鑒

行之難  
司空

衡云非知

穀茲編超融羣義發所獨得約而言之窮括其  
理又豈非知行兼能與古作配者歟初昌穀弱  
冠時會予於吳下見其所作文誠感暮賦遂爲  
莫逆交殆今十五年而昌穀名滿海內爲詞林  
來者之望不幸今天餘姚王伯安與予書云昌  
穀歸終不戚驗其有養濟南遷廷實過汴予告  
其事相向大泣因出是編委予刻之昌穀之不  
朽者不在於是是亦可以知其槩也

正德壬申五月開封知府姑蘇顧璘序

談藝錄

吳郡徐禎卿昌穀撰

明嘉禾周履靖校正

金陵荆山書林梓行

詩理宏淵談何容易究其妙用可略而言卿雲  
江水開雅頌之源烝民麥秀建國風之始覽  
其事迹興廢如存占彼民情困舒在目則知  
詩者所以宣玄鬱之思光神妙之化者也先  
王協之於宮徵被之於簧絃奏之於郊社頌

之於宗廟歌之於燕會諷之於房中蓋以之可以格天地感鬼神暢風教通庶情此古詩之大約也漢祚鴻朗文章作新安世楚聲溫純厚雅孝武樂府壯麗宏奇縉紳先生咸從附作雖規迹古風各懷剖劙美哉歌詠漢德雍揚可謂雅頌之嗣也及夫興懷觸感民各有情賢人逸士呻吟於下里棄妻思婦嘆詠於中閨鼓吹奏乎軍曲童謡發乎閭巷亦十五國風之次也東京繼軌大演五言而歌詩

之聲微矣至於含氣布詞質而不采七情雜遣竝自悠圓或間有微疵終難毀玉兩京詩法譬之伯仲墳墓所以相成其音調也魏氏文學獨專其盛然國運風移古朴易解曹王數子才氣慷慨不詭風大而持立之功卒亦未至故時與之闇化矣嗚呼世代推移理有必爾風斯偃矣何足論才故特標極界以俟君子取焉

夫任用無方故情文異尚譬如錢體爲圓鈞形

爲曲箸則尚直屏則成方大匠之家器飾雜  
出要其格度不過總心機之妙應假刀鋸以  
成功爾至於衆工小技擅巧分門亦自力限  
有涯不可强也姑陳其目第而爲言郊廟之  
詞莊以嚴戎兵之詞壯以肅朝會之詞大以  
離公燕之詞樂而則夫其大義固如斯矣深  
瑕重累可得而言崇功盛德易夸而乏雅華  
疏彩會易滌而去質干戈車革易勇而亡警  
靈節韶光易彩而成靡蓋觀於大者神越而

心游中無直幹鮮不眩移此宏詞之極軌也  
若夫款款贈言盡平生之篤好執手送遠慰  
此戀戀之情昂勵規箴婉而不直臨喪挽死  
痛旨深長雜懷因感以詠言覽古隨方而結  
論行旅超遙苦辛各異遨遊晤賞哀樂難常  
孤孽怨思達人齊物忠臣幽墳貧士鬱伊此  
詩家之錯變而規格之縱橫也然思或朽腐  
而未精情或零落而未備詞或鏽缺而未搏  
氣或柔擴而未調格或莠亂而未叶咸爲病

焉故知驅縱靡常城門一軌揮斤汚鼻能者得之若乃訪之於遠不下帶枉索之以近則在千里此詩之所以未易言也

情者心之精也情無定位觸感而興既動于中必形於聲故喜則爲笑啞憂則爲吁歎怒則爲叱咤然引而成音氣寔爲佐引音成詞文寔與功蓋因情以發氣因氣以成聲因聲而繪詞因詞而定韻此詩之源也然情寔黝渺必因思以窮其奧氣有麤弱必因力以奪其

偏詞難妥帖必因才以致其極才易飄揚必因質以禦其侈此詩之流也繇是而觀則知詩者乃精神之浮英造化之秘思也若夫妙騁心機隨方合節或約旨以植義或宏文以敘心或緩發如朱絃或急張如躍楷或始迅以中畱或既優而後促或慷慨以任壯或悲悽而引泣或因拙以得工或發奇而似易此輪匠之超悟不可得而詳也易曰書不盡言不盡意若因言求意其亦庶乎有得歟

魏詩門戶也漢詩堂奧也入戶升堂固其機也而晉氏之風本之魏焉然而判迹於魏者何也故知門戶非定程也陸生之論文曰非知之難行之難也夫既知行之難又安得云知之非難哉又曰詩緣情而綺靡則陸生之所知固魏詩之查穢爾嗟夫文勝質衰本同未異此聖哲所以感歎翟朱所以興哀者也夫欲拯質必務削文欲返本必資去末是故曰然然非通論也玉韞於石荅曰無文淵珠露

采亦匪無質由質開文古詩所以擅巧由文求質晉格所以爲衰若乃文質雜興本末竝用此魏之失也故繼漢之武其流也猶至於魏宗晉之體其敝也不可以悉矣

夫情能動物故詩足以感人荆軻變徵壯士瞋目延年婉歌漢武慕歎凡厥含生情本一貫所以同憂相瘁同樂相傾者也故詩者風也風之所至草必偃焉聖人定經列國爲風固有以也若乃歎歎無涕行路必不爲之興哀

憇難不膚聞者必不爲之變色故夫懶直之詞譬之無音之絃爾何所取聞於人哉至於陳采以眩目裁虛以蕩心抑又末矣

詩家名號區別種種原其太義固自同歸歌聲雜而無方行體疏而不滯吟以呻其鬱曲以導其微引以抽其億詩以言情故名因昭象合是而觀則情之體備矣夫情既異其形故辭當匠其勢譬如寫物繪色倩勝各因其狀隨規就矩圓方巧獲其則此乃因情立格持

守圓環之大略也若夫神工哲匠顛倒經樞思若連絲應之杼軸文如鑄冶逐手而遷從衡參互恒度自若此心之伏機不可强能也朦朧萌拆情之來也汪洋漫衍情之沛也連翩絡屬情之一也馳軼步驟氣之達也簡練揣摩思之約也頡頏累貫韻之齊也混純貞粹質之檢也明雋清圓詞之藻也高才閒擬濡筆求工發旨立意雖旁出多門未有不由斯戶者也至於垓下之歌出自流離覓豆之詩

成於草卒命辭慷慨並自奇工此則深情素氣激而成言詩之權例也傳曰疾行無善迹藝家之恒論也

昔桓譚學賦於楊雄雄令讀千首賦蓋所以廣其資亦得以參其變也詩賦麤精譬之絲絰而不深探研之力宏識誦之功何能益也故古詩三百可以博其源遺篇十九可以約其趣樂府雄高可以厲其氣離騷深永可以裨其思然後法經而植旨繩古以崇辭雖或未

盡臻其奧吾亦罕見其失也嗚呼雕績滿目竝已稱工芙蓉始發尤能擅麗後世之惑宜益滋焉夫未覩鈞天之美則北里爲工不詠關雎之亂則桑中爲雋故匪師涓難爲語也夫辭人輕偷詩人忠厚下訪漢魏古意猶存故蘇子之戒愛景光少卿之厲崇明德規善之辭也魏武之悲東山王粲之感鳴鶴子恤之辭也魏后致頌於延年劉妻取譬於唾井繩縕之辭也子建言恩何必衾枕文君怨嫁願

得白頭勸諷之辭也究其微旨何殊經術作者蹈古轍之嘉粹刊佻靡之非經豈直精詩亦可以養德也

鹿鳴頰弁之宴好黍離有蕘之哀傷氓蚩晨風之悔嘆蟋蟀山樞之感慨柏舟終風之墳潢杕杜葛藟之憫恤葛屨祈父之譏訕黃鳥二子之痛悼小弁何人斯之怨誹小宛雞鳴之戒揚大東何草不黃之困疵巷伯鶴奔之惡惡綢繆車牽之歡慶木瓜采葛之情念雄雉

伯兮之思懷北山陟岵之行役伐檀七月之勤敏棠棣蓼莪之大義皆曲盡情思婉變氣詞哲匠縱橫畢由斯闕也

詩之辭氣雖由政教然支分條布略有徑庭良由人士品殊藝隨遷易政宗工鉅匠辭淳氣平豪賢碩俠辭雄氣武遷臣孽子辭厲氣促逸民遺老辭玄氣沈賢良文學辭雅氣俊輔臣弼士辭尊氣嚴閽僮壹女辭弱氣柔媚夫倖士辭靡氣蕩荒才妖麗辭淫氣傷

七言沿起咸曰栢梁然寧戚叩牛已肇南山之篇矣其爲則也聲長字縱易以成文故蘊氣瑣辭與五言略異要而論之滄浪擅其奇栢梁弘其質四愁墜其雋燕歌開其靡他或雜見於樂篇或援格於賦絲妍醜之間可以類推矣

詩貴先合度而後工拙縱橫格軌各具風雅繁欽定情本之鄭衛生年不滿百出自唐風王粲從軍得之二雅張衡同聲亦合關雎諸詩

固自有工醜然而竝驅者託之軌度也

夫鑿匠鴻才固由內穎中人承學必自迹求大抵詩之妙軌情若重淵奧不可測辭如繁露貫而不雜氣如良駟馳而不軼由是而求可以冥會矣

樂府往往敘事故與詩殊蓋敘事辭緩則冗不精翩翩堂前燕疊字極促乃佳阮瑀駕出北郭門視孤兒行大緩弱不逮矣

詩不能受瑕工拙之間相去無幾頓自絕殊如

塘上行云莫以豪賢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棄捐葱與薤莫以麻枲賤棄捐菅與蒯浮萍篇則曰茱萸自有芳不若桂與蘭新人雖可愛無若故所歡本自倫語然佳不如塘

上行

古詩句格自質然太入工唐風山有樞云何不日鼓瑟銳歌辭曰臨高臺以軒可以當之又江有香草日以蘭黃鵠高飛離哉飜絕工美可爲七言宗也

氣本尚壯亦忌銳逸魏祖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猶暖匕也思王野田黃雀行譬如錐出囊中大索露矣

樂府中有妃呼稀伊何那諸語本自亡義但補樂中之音亦有疊本語如曰賤妾與君共餉糜共餉糜之類也

生年不滿百四語西門行亦掇之古人不諱重襲若相緩爾覽西門終篇固咸自鑠古詩然首尾語精美可二也

溫裕純雅古詩得之迺深勁絕不若漢銳歌樂  
府詞

樂府烏生八九子東門行等篇如淮南小山之  
賦氣韻絕峻下可與孟德道之王劉文學曹  
當內手爾

韋仲班傳輩四言詩窘縛不蕩曹公短歌行子  
建來日大難工堪爲則矣白狼槃木詩三章  
亦佳緣不受雅頌困爾

漢魏之交文人特茂然衰世叔運終鮮粹才孔

融懿名高列諸子視臨終詩大類銘箴語爾  
應瑒巧思逶迤失之靡靡休璉百一微能自  
振然傷媚焉仲宣流客慷慨有懷西京之餘  
鮮可誦者陳琳意氣鏗鏘非風人度也阮生  
優緩有餘劉楨錐角重峭割叟綴懸竝可稱

已曾不資近美媛遠不逮植然植之才不堪  
整栗亦有憾焉若夫重熙鴻化蒸育叢材金  
玉其相綽哉有斐求之斯病殆寡已夫  
古詩降魏辭人所遺雖肅統簡輯過冗而不精

劉驥緒論亦略而未備況夫人懷敝帚自過  
千金法言懿則遂見委廢至於篇句零落雖  
深猶僅有存者可足徵也故著此篇以標準  
的龐方大義誠不越茲後之君子庶可以考  
已

客論曰傳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蓋傷之也降  
自桓靈廢而禮樂崩晉宋王而新聲作古風  
沉滯蓋已甚焉述者上緣聖則下撻儒玄廣  
教化之源崇文雅之致削浮華之風敦古樸

之習誠可尚已恐學士狎耳目之翫譏瑣尾  
之文故序而系之俾知所究

黃省曾曰余讀徐君談藝錄至論建安七子與  
陳思謂皆非粹才未嘗不怪其談之過也於  
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後世及七子陳思者  
亦鮮矣及論情文辭氣又何其分明區別也

談藝錄終

言語金全社

上  
1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